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演变历程、衔接机制与振兴路径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李川^{1,2}, 漆雁斌^{*}, 邓鑫¹

1.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2. 西昌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西昌 615013

摘要 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是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释放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通过梳理国家层面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经济开发为核心、以贫困区域为核心、以精准为核心的贫困帮扶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融合5个发展演变历程,在深入探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和继起性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构建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立足凉山彝族自治州实际情况和已有文献研究的区域划分标准,将其划分为河坝聚落区、山坡聚落区、二半山聚落区、高半山聚落区4个区域,根据区域特性提出乡村振兴差异化推进路径。从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分区分类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乡村振兴与其他发展战略的衔接路径4个方面探讨了配套机制的构建。

关键词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凉山州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农村发展短

板、推动“三农”发展提质增效、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

收稿日期:2021-07-12;修回日期:2021-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GL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YJCZH061);西昌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YBS202114);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xy2021006)

作者简介:李川,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电子信箱:121348773@qq.com;漆雁斌(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绿色发展,电子信箱:qybin@sina.com

引用格式:李川,漆雁斌,邓鑫.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演变历程、衔接机制与振兴路径——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科技导报,2021,39(23):65-72;doi:10.3981/j.issn.1000-7857.2021.23.010

思想,此后精准扶贫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乡村振兴是接续推进减贫事业的重要抓手,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脱贫攻坚成果最难巩固的地区,如果已脱贫地区能够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将有助于构建起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有利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伟大愿景。

近年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时序上的重叠和战略上的整体性关系^[1],具有目标相通、内容共融、体制互促等政策共性,也存在特定群体与普惠支持、微观施策与整体谋划、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差异^[2],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激发农村内部发展活力,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可持续发展^[3]。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制度设计尚缺、产业衔接程度不够、部门缺乏连带、基层治理尚未建立等原因导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处于低协同、低发展状态^[4-5],生态意识不强、人才缺口较大、基础设施不完善、特色文化融入不足^[6],衔接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内生发展动力难以激发等困境阻碍了两者的有效衔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7]。学者们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机制的构建要立足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激发繁荣致富内生动力,增强农户造血功能^[8],通过整合资源,培育新型主体、强化制度供给、推进产业融合、改善管理绩效,形成组织、规划、主体、载体、监督5大关联空间协同^[9],分阶段分梯次推进^[10],坚持系统思维和精准思维^[11],以脱贫攻坚的机制体制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内在联系和衔接机制进行分析和探究,缺少对不同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已脱贫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区域振兴路径选择的深入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也是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难攻坚的地区。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演进历程,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立足凉山州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实际情况,针对山区聚落现实状况提出差异化的振兴路径。

1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演进历程

梳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演进历程,有利于把握乡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提升乡村发展质效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立足凉山州脱贫攻坚纪实,参考朱小玲和陈俊^[12]、杨宜勇和吴香雪^[13]、何仁伟和丁琳琳^[14]等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脱贫攻坚发展历程的划分,将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经济开发为核心、以贫困区域为核心、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贫困帮扶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融合5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贫困帮扶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也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制度改革极大程度解放和提升了农村落后的生产力,调动了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达到了消除饥饿的目标。针对老少边穷、连片贫困地区,着重从放松政策、探索多种经营方式、搞活商品流通、增加贫困地区教育投入等手段来改变生产条件,提升生产能力,进而解决温饱问题。

在这一时期,凉山州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契机,实行包产、包干到户,激发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借助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产业、民族教育事业、商品流通等方式,不断探索贫困问题治理路径。1981年完成包产到户后,凉山州人均分配150元以上的富裕村从1980年的697个增加到1020个^[15],解决了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2 第二阶段(1986—2000年):以经济开发为核心的贫困帮扶阶段

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极大缓解了农村普遍贫困问题,但资源禀赋的差距导致地区间、个体间收入差距加大,减贫的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开始凸显,因此,脱贫工作开始从制度改革向区域经济开发转变。将解决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等问题作为经济开发的基本落脚点,把发展商品经济、强化服务体系、兴办乡村扶贫经济实体、智力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运用放到重要的位置。1994年颁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要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养业及其产业链、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生存和发展困难的地区实现开发式移民为基本途径,严格划分各部门在扶贫中的职责和任务,来达到解决贫困人口温饱的目标。

1986年以后,凉山州17个县(市)中的12个县被确定为国家和省定贫困县,也标志着凉山州扶贫工作的正式开始,通过加大资金支持、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以“种养加采”等方式,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实施“5851”工程和“7210”扶贫攻坚规划,增派帮扶单位,开展形象扶贫工作,先后使70余万建卡贫困人口越过“二六”温饱线和“五八”温饱线。2000年底,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温饱的目标。

1.3 第三阶段(2001—2012年):以贫困区域为核心的贫困帮扶阶段

这一阶段,强调以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深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将集中连片的贫困区域作为帮扶重点,扶贫开发规划以乡村为基础、以县为基本单元,鼓励多途径、多组织、多形式开展扶贫开发工作。2011年构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帮扶总目标,将少数民族、妇女儿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纳入扶贫开发规划体系,构建了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专项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框架,并鼓励走出去、引进来,开展国际反贫困交流。

凉山州11个县、1188个村被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贫困县、贫困村的连片贫困区域,涵盖了30.7万贫困人口。大力实施统筹性、捆绑式扶贫开发,以“两基”攻坚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为

契机,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扶贫工程,推进“三房”改造并升级为彝家新寨建设,深入推进“五大扶贫工程”,受益群众达到了60余万人,完成新村建设约2000个,移民扶贫惠及约6万人,全州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相较于2001年增长了371.64%。

1.4 第四阶段(2013—2020年):以精准为核心的贫困帮扶阶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为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在考核、帮扶工作、驻村帮扶、资金管理、社会参与、金融服务等方面深入推行精准改革,建立精准扶贫帮扶体系,将贫困帮扶的主战场集中到连片特困地区,构建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建档立卡及信息化建设等“多位一体”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帮扶对象精准到户,扶贫行动体系化、多样化、精准化,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区域整体贫困问题。

凉山州在综合扶贫开发规划和“十项扶贫工程”总体方案等政策的指导下,深入推进实施“六个精准”“七个一批”等精准扶贫措施,在政府的主导下,多元力量广泛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截至2020年,凉山州7.44万户35.32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11个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8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1.5 第五阶段(2017年至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融合阶段

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结合,确保全部贫困人口、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规划还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印发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等一系列文件,有力地保障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2017年开始,凉山州开始在脱贫摘帽区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凉山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探索形成一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模式和经验,抓住凉山州垂直梯度差异明显的特征,深度挖掘各梯度区域的资源特色,充分发挥各梯度区域的优势,分梯次推进凉山乡村振兴。

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乡村问题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短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解决乡村发展滞后问题的途径,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性和针对性战略,两大战略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关系(图1):一是主体的一致性。脱贫攻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解决绝对贫困群体的生计问题,乡村振兴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实现对农村全体居民的

帮扶,其目的都是让发展相对滞后的特殊群体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二是目标的共同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脱贫攻坚着重解决贫困群体的生存需求,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缩小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和不均衡发展,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三是内容的交互性。从战略内容来看,都是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风文化、基层建设和治理等发展短板,围绕产业、生态、文化、社会、人才等内容展开建设;四是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继起性。脱贫攻坚是为了解决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社会矛盾,乡村振兴是为了解决美好生活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者均为解决阶段性社会矛盾的发展战略,具有发展逻辑上的继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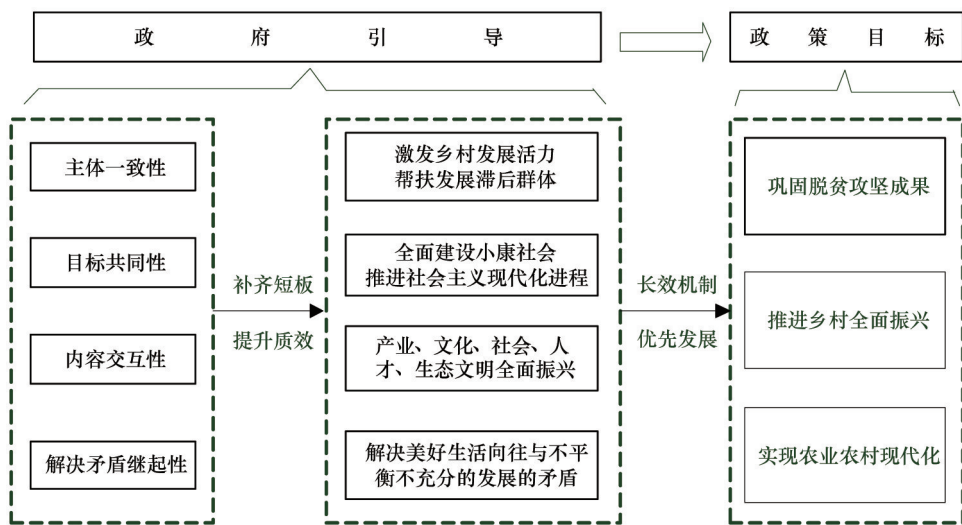


图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

3 乡村振兴路径机制构建: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思考

3.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脱贫攻坚战略旨在通过多元化手段、多维治理方法,深入推进贫困地区产业、文化、健康、就业、教育、搬迁、社会保障等帮扶措施,提升贫困群体生计资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满足贫困群体的生存需求。乡村振兴则是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基础

上,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发展方针,强化乡村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破解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实现发展方式从“帮扶式”向“造血式”转变,激活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巩固和维护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格局,结合学者们已有研究,立足凉山州实际情况,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2个维度构建凉山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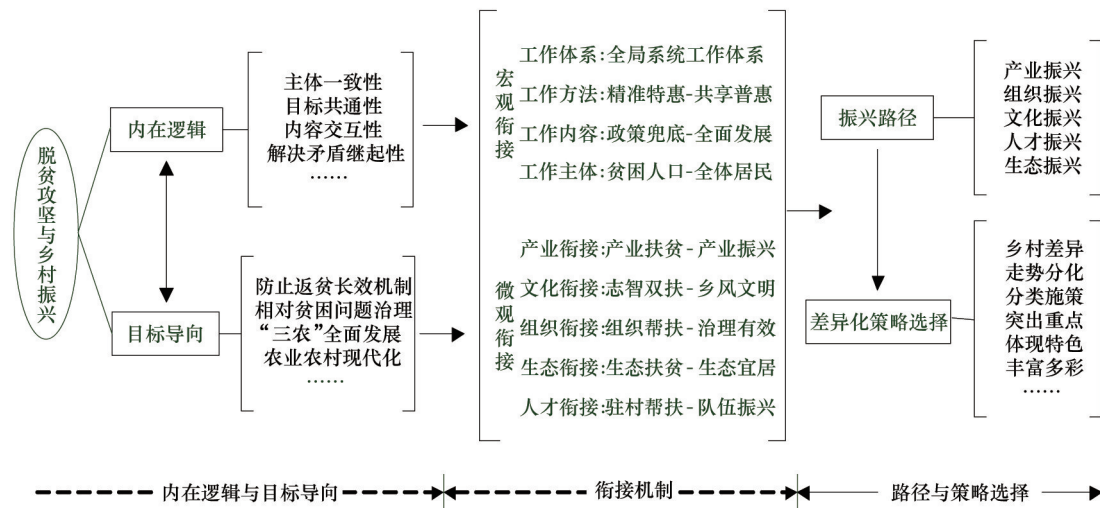


图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在宏观衔接层面:一是工作体系衔接,要承继脱贫攻坚规划,坚持全局系统工作体系,明确乡村振兴发展的近远景目标,建立起凉山州乡村产业、文化、生态、人才、组织振兴的工作体系;二是工作方法衔接,从针对性的精准帮扶向共享普惠衔接,将优惠政策从贫困户、贫困村向整个“三农”领域拓展,扩大政策红利辐射的范围和深度;三是工作内容衔接,从政策兜底保障向全面发展转变,从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各项权利,满足其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的战略目标,转变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全方位补齐“三农”领域发展短板;四是工作主体衔接,受众主体范围要实现从贫困人口到全体农村居民的衔接转变,强化培养农村居民发展的自身能力,发挥全体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微观衔接层面:一是产业发展衔接,在巩固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的成果上,提升产业的生产力、竞争力、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激发产业的“富民效应”,推动凉山州产业发展从“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二是乡村文化建设衔接,要从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等生活习惯的改善转向追求农户精神文化的富裕。因此要挖掘、创新、传承和发展彝族文化,推动彝族传统文化与城市优秀文化成果、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形成具有彝族特色的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基层

组织建设衔接,要在党建促扶贫的基础上转变为党建促振兴,发挥组织、带头人的引领作用,从“外部引导”向“党建引领+居民自治”转变,提升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形成德治、法治、自治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四是生态环境治理衔接,要从生态治理、生态扶贫转向美丽新村建设,补齐凉山彝区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等人居环境整治短板,加大对生态脆弱区的保护和修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探索生态农业、生态养殖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发展路径;五是人才队伍体系衔接,要从外部“驻村帮扶”转变为本土“人才队伍振兴”,驻村工作队要通过职业农民、专业人才培养等方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扶贫队伍,从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转变为懂农、爱农的工作队伍建设,从而推动乡村的人才振兴。

3.2 区域差别化振兴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路径的实现与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因此,在构建凉山州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时,必须坚持分区推进、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区域振兴路径差异的形成机制,立足地势海拔、产业发展、居民素质等因素,结合已有学者^[16-17]对凉山州典型山区聚落划分标准,将凉山州山区聚落划分为高半山聚落、二半山聚落、山坡聚落、河谷聚落4种聚落类型,针对各个区域特征,重点从产业、文化、组织、生态、人才5个

方面构建区域差别化的乡村振兴路径。

1) 河谷聚落振兴路径选择。一是要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构建水果、蔬菜、生猪等优势产业链条式经营模式,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推行现代化种养技术,培育农业品牌,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提升河坝地区的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打造具有民族地区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群,广泛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丰富乡村文化业态;三是探索城乡融合路径及保障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立德治、法治、自治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四是加强安宁河谷地带重金属污染整治,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不断增强河坝聚落地区生产要素和产业集聚效应,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加工业、生态创业的乡村“四生”新业态;五是吸引具有现代农业经营技能的人才返乡,强化农户经营技能提升,打造带动乡村振兴的骨干队伍。

2) 山坡聚落振兴路径选择。一是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生产,形成特色鲜明的农业体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农业保障体系等措施,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二是探索发掘乡村多元文化价值,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将美食节、火把节、彝族年等群体文化活动融入乡村旅游中,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三是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形成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四是完善乡村布局结构,整合乡村聚落空间,保护传统聚落特征,强化资源保护利用,推进乡村绿色化、景观化、特色化建设,形成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五是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强化城区和河坝聚落的带动作用,与高校、科研院所保持良好交流,通过回引、培育、统筹招聘等方式建设村级干部队伍,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激发山坡聚落发展活力。

3) 二半山聚落振兴路径选择。一是推进生态种养,打造乡村生态产业链,推进彝族漆画、漆器、彝绣等传统手工艺振兴,形成高品质、独特化的传

统工艺产业链。二是深入发掘乡村、彝族文化符号,盘活地方文化和彝族特色文化,将彝族文化特点融入乡村建设,开展全民性民俗民风文化活动,活跃繁荣乡村文化;三是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四是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严格控制和回收废旧地膜,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与修护工程建设,融入野生杜鹃花、鸢尾等野生植物资源,以美丽宜居为目标导向,重塑田绿草青的生态宜居环境。五是充分利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优秀人才,丰富教育手段和方法,“内育”乡土人才。

4) 高半山聚落振兴路径选择。一是优化乡村生活空间,因地制宜推进高寒中药材、食用菌类等特殊采集业建设,培育绿色放养无污染的禽肉养殖产业体系。二是加快补齐“饮水工程”等短板建设,继续强化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推进好风气、好习惯建设进程,形成乡风文明新气象。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形成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深入推进居民自治,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四是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小流域治理和生态脆弱区修复,加强森林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推进地质灾害建设工程,防止荒漠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五是提升居民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劳务经理人,促进劳动力转移,促进居民“等靠要”思维转变,激发农业发展内生动力。

4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措施

4.1 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凉山州从“帮扶”发展到“自主”发展转变的关键核心在人。一是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减少外部“输血式”帮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断提升农民参与的观念和意识,形成广泛参与式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二是要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要维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民自身的积累和发展,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获得实在的红利。三是要加强

激励机制的构建。要通过激励手段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转变部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通过改造和投资,激发农民的创造思想,提升乡村最大化产出的可能。

4.2 夯实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以及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因此要强化制度的供给,创新制度供给的机制体制。一是坚持“四不摘”政策的深入实施。继续强化贫困地区的外部帮扶作用,发挥政策的补短板效应,补齐凉山州全面小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二是做好“十四五”规划衔接。坚持近远期目标相结合,强化乡村发展质效,提升农村人口的造血功能,实现真脱贫、能致富的目标。三是完善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体系。要从基层治理、经济发展、乡村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层面建立起乡村振兴考核评估机制,客观反映区域乡村振兴推进成效,实现对乡村振兴推进进程的动态监测。

4.3 分区分类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禀赋优势的差异造成凉山州内部发展呈现多元差异格局,乡村振兴进程中河谷聚落、山坡聚落、二半山聚落和高半山聚落发展进程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要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一是要根据区域特征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深入挖掘区域优势资源,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新业态新模式,避免州内产业同质性竞争和跟风发展,将产业体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互动。二是由点到面渐进扩散。加强优势区域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乡村功能综合体建设,在区域内形成优势点,并不断发挥优势点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乡村空间的均衡发展。三是要及时提炼区域发展模式并不断应用。要及时提炼区域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生态治理保护、乡村聚落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经验,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振兴经验,丰富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并不断实践应用。

4.4 完善乡村振兴与其他发展战略的衔接路径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要与相对贫困问题治理、数字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等相关战

略衔接融合。一是要统筹协调多项战略的责任主体。明晰主体责任,形成党委、政府、居民、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利益联结和协同管理机制,促进多项战略的融合实施推进。二是要做好多项战略的规划衔接。要做好乡村振兴背景下各项战略的行业、专项规划衔接,形成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是要做好多项战略的政策衔接。以科学精准的统筹协调多项战略融合互促的政策为支撑,丰富完善现有政策体系和内涵,分类协调完善政策的取消和接续,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系统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朱启铭.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连续性、继起性的县域实践[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3): 95-104.
- [2] 高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逻辑关系及政策安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5): 15-23.
- [3] 张敏敏, 傅新红.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建构[J]. 农村经济, 2019(12): 33-39.
- [4] 高静, 武彤, 王志章.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路径研究: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41(3): 125-135.
- [5] 王志章, 杨志红.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2): 71-81.
- [6] 骆行, 王志章. 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探索——以贵州道真自治县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10): 145-151.
- [7] 豆书龙, 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 改革, 2019(1): 19-29.
- [8] 王美英. 凉山彝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实践经验——以会理县特色烤烟产业助力精准脱贫为例[J]. 民族学刊, 2018, 9(6): 18-23.
- [9] 郑瑞强, 赖运生, 胡迎燕.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协同推进策略优化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8, 17(6): 762-772.
- [10] 胡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第四届“三农论坛”征文研讨会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12): 130-138.
- [11] 庄天慧, 孙锦杨, 杨浩.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2): 113-117.

- [12] 朱小玲, 陈俊.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启示[J]. 生产力研究, 2012(5): 30-32.
- [13] 杨宜勇, 吴香雪. 中国扶贫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5): 2-12.
- [14] 何仁伟, 丁琳琳. 精准扶贫背景下我国农村贫困机制研究综述[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 46(17): 1-8.
- [15] 西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 凉山彝族自治州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情况调查[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4(1): 79-84.
- [16] 何仁伟, 方方, 刘运伟.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282-1293.
- [17] 李立娜, 何仁伟, 李平, 等.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山地学报, 2018, 36(5): 792-805.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volution, connecting mechanism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LI Chuan^{1,2}, QI Yanbin^{1*}, DENG Xin¹

1.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615013, China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rther release the endogenous impetu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iv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es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namely poverty assistance with system reform as the core, poverty assistanc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poverty assistance with poor areas as the core, and poverty assistance with precision as the core. The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al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s presented, followed by a cohesive mechanism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constructed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prefecture is divided into four regions: river valley settlement area, hilly settlement area, settlement area, and high-mountain settlement area, and a differentiated promo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mechanisms from four aspects, i.e., stimulating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rural development, consolidat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rural vitalization, promoting rural vitalization by zoning and classifi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link between rural vitalization and othe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



(责任编辑 祝叶华)